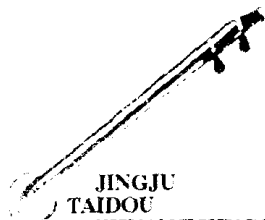


京剧泰斗传记书丛

周信芳传



JINGJU
TAIDOU
ZHUANJISHUCONG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京剧泰斗传记书丛

荣誉顾问：李瑞环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少波 张 庚

郭汉城 高占祥

主 编：马 威 吴乾浩

封面题字：冯其庸

京剧泰斗传记书丛

周信芳传

沈鸿鑫 何国栋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16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10,000 定价：16.80 元

ISBN 7-5434-2822-9/1 • 278

目 录

第一章 从七龄童到麒麟童 1—20

- 身世之谜…………… (1)
- 不同凡响的娃娃生…………… (11)
- 三麻子慧眼识神童…………… (13)
- “麒麟童”的由来 …………… (19)

第二章 进喜连成前后 21—38

- 父亲的教诲…………… (21)
- 梅周初次同台…………… (23)
- 初到天津…………… (26)
- 他成了谭迷…………… (30)
- 冯子和逼哭麒麟童…………… (34)
- 编演时事新戏《宋教仁》…………… (35)

第三章 丹桂八年 39—69

初进丹桂·····	(39)
受教于汪笑侬·····	(42)
与欧阳予倩合作·····	(45)
编演新戏，初上银幕·····	(49)
年轻的后台经理·····	(52)
甘当绿叶，同行相亲·····	(57)
为人师表·····	(59)
罗曼史·····	(61)

第四章 风华正茂

70—96

初识田汉·····	(70)
麒马合作·····	(73)
参加南国社·····	(80)
独树一帜·····	(83)
如火如荼《封神榜》·····	(90)
“这是从考尔门那里学来的”·····	(93)

第五章 移风社的历程

97—124

在抗战炮火声中成立·····	(97)
脱离天蟾·····	(100)
借花献佛·····	(106)
怒演《博浪锥》·····	(109)
蓝衣社的风波·····	(110)
以毒攻毒·····	(112)
尚小云包场·····	(114)

京华也有麒麟迷在·····	(116)
“老牌”受困·····	(118)
在夹缝中唱戏·····	(122)

第六章 孤岛樯帆	125—163
-----------------	----------------

平剧界怒吼了·····	(125)
拍摄影片《斩经堂》·····	(127)
未实现的梅周合作·····	(130)
东山再起的移风社·····	(133)
两颗“艺术炸弹”·····	(138)
演出话剧《雷雨》·····	(144)
为梨园坊义演·····	(147)
逼唱堂会·····	(151)
党的声音·····	(155)
关心战友·····	(157)
胜利重逢话改革·····	(160)

第七章 天亮之前	164—174
-----------------	----------------

构想中的宏伟计划·····	(164)
见到了周恩来·····	(165)
解救“丁英”·····	(167)
站在“反内战”前列·····	(169)
迎接解放·····	(172)

第八章 春风化雨	175—209
-----------------	----------------

不再是“戏子”了·····	(175)
在“戏改”战线上·····	(179)
在抗美援朝的热潮中·····	(182)
在浙江前线·····	(188)
“三马”会演·····	(191)
梅周情深·····	(194)
巡回演出·····	(197)
教子学戏·····	(199)
毛主席来看戏了·····	(202)
拍摄《宋士杰》·····	(205)

第九章 出访苏联

210—223

周总理的关怀·····	(210)
在苏联的参观活动·····	(213)
异国知音多·····	(215)
别开生面的联欢会·····	(221)
不倒的红旗·····	(222)

第十章 老当益壮

224—263

小镇上来了大角儿·····	(224)
入党·····	(229)
《海瑞上疏》·····	(230)
关怀下一代·····	(238)
在戏校的讲台上·····	(242)
南粤纪行·····	(245)

拍摄《周信芳的舞台艺术》	(246)
抱病走“吊毛”	(251)
《澶渊之盟》	(256)
他的眼睛	(262)

第十一章 “文革”前后	264—295
--------------------	----------------

最后一个角色	(264)
“她是蓝苹”	(268)
山雨欲来	(270)
第一次受冲击	(272)
游街蹲“牛棚”	(276)
不屈的劲松	(278)
被捕入狱	(279)
奇特的外调	(281)
信念	(284)
盼望	(284)
“我不接受这个结论!”	(286)
生命的最后时刻	(288)
人民永远纪念他	(292)

周信芳年谱	沈鸿鑫 (295)
-------------	-----------

第一章 从七龄童到麒麟童

身世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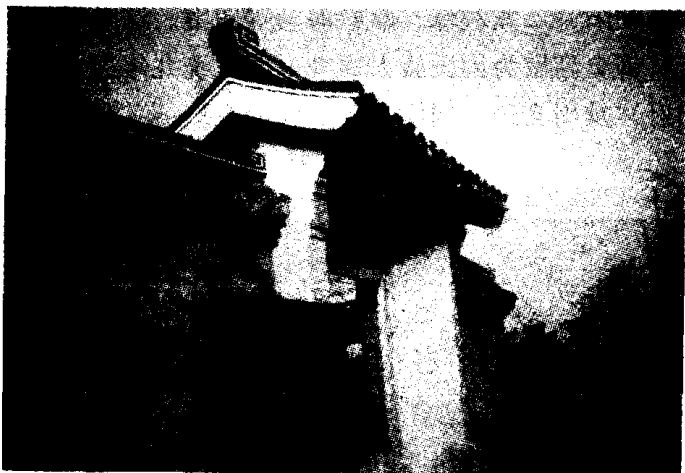
淮阴（旧称清江浦）是苏北的一个重镇，它位于淮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由于地处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苏北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和农产品的集散地，显得热闹繁华。淮阴确实是一个地杰人灵的好地方。这里出过“力拔山兮气盖雄”的楚霸王项羽；出过曾受胯下之辱，寄食漂母，后来成为一代名将的韩信；出过亲冒矢石，击鼓退金兵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出过士途偃蹇，发愤著书的作家吴承恩；还出过艺震京华，被誉为京剧“通天教主”的王瑶卿……一八九五年一月

十四日，淮阴照样是市声嘈杂。京杭大运河像往日一样，浩浩荡荡地奔流而过。这一天，在淮阴南门东虹桥头毗庐庵边的一个小屋里，有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个刚出生的男婴，不是别人，就是日后名震剧坛、蜚声中外的一代京剧大师周信芳！从此，在淮阴的灿烂史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光辉的名字。

就在这个时候，离淮阴不太远的黄海海面上，甲午战争的炮火正在轰轰隆隆地震响。不久前，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中国的北洋舰队，丁汝昌、邓世昌等将领指挥致远号等兵舰，英勇迎战，奋力抗击，双方激战五个半小时，互有损失。清政府命令舰队退守威海卫。于是，中国丧失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其后，日本海军节节进攻，攻陷了大连、旅顺，此时正在向威海卫猛烈进攻……

周信芳出生的那一年，岁当光绪二十年，正是甲午年。自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国这艘破旧的大船逐渐驶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海，而甲午战争又给了清政府一个重大的打击，带给中国人民的则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来，周信芳自己曾这样说，“我就是在这个可诅咒的年代里诞生的。”

周信芳出生在淮阴，他的祖籍却是在浙江宁波的慈城。慈城旧称慈溪，到解放初期，它还是慈溪县治的所在地。一九五四年划归余姚县，改称慈城镇，一九五六年又划归宁波市。所以，以前一直说周信芳是慈溪人，就是这个道理。慈城是一座千年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清水秀，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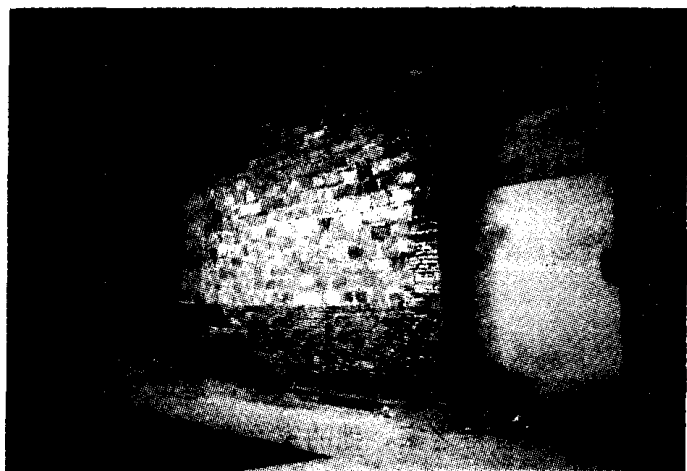


周信芳出生地——淮阴故居

通四通八达，文物遗迹、古建筑众多，是个文明之邦。周信芳祖上原来是官宦之家，他的家乡至今还保存着“重修全恩堂碑记”。碑记中写到，周信芳的先祖静庵公在明代当过江西道监察御史。其玄孙南溪公在福建、河南当过知县。南溪公之子少溪中过进士，官至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另一子亦溪当过太学官。由于他们为官清廉，重视教化，子民怀其恩德，称他们一族为“周御史房”。周亦溪也就是周信芳的曾祖父。后来周家家道中落，周信芳的伯父以“丁忧”去职，才结束了周家官宦的历史。如今，在慈城西门还可以找到当年周御史房的遗址。在镇西永明路南端保存着一座明代嘉靖年间建造的石坊“世恩坊”。这座石坊气宇

第一章 从七龄童到麒麟童

轩昂，雕刻精良，坊上以浮雕、透雕、缕空雕等手法，雕有双凤朝阳、二龙戏珠、麒麟海马等图案。这是明嘉靖年间监察御史高懋为周氏族人周翔（明正统九年进士，任安庆知府）及周文进、周镐祖孙数代而立。



慈城周御史房遗址，现在只剩下这一堵墙了！

周信芳的父亲周慰堂并没有再继续走读书做官这条终南捷径，而是在县城一片布店里当了一个学徒。

自从一七九〇年四大徽班进京，经过几十年的孕育、成长，京戏已经逐渐进入成熟、兴盛的阶段，戏班林立，名角辈出。京剧不仅在京华剧坛艺压群芳，独领风骚，而且传播到了南方。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北京名角应邀到上海献艺，露演于满庭芳茶园、丹桂茶园，立刻风靡了

申城。当时流传这样一首诗：“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门前招贴人争看，十本新排《五彩舆》。”京剧在上海盛行后，又很快向邻近的江苏、浙江辐射，杭嘉湖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水路戏班”。他们利用江南江河湖汊交错纵横的特点，一条船就是一个戏班，船到哪里，就演到哪里，活跃在各个集市城镇。有的戏班：二三十人，一条大船，船既是运输工具，又是演出场所，船台一小方平台便作为戏台。光绪年间，在浙江、江苏一带京剧已经非常流行。慈城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当然也是一个京剧活动频繁的戏码头。周慰堂常去看京戏，从新奇到爱好，从爱好到迷恋，变成了一个京戏迷。



周信芳的出生地——淮阴远眺

斗转星移，周慰堂学徒满师，成了布店里的伙计，其时二十岁。一天，周慰堂正在店里做生意，一位戏友告诉他，镇上来了一个春仙班，晚上在祠堂里开锣演戏。这春仙班在这远近一带颇有名气。当天晚上，周慰堂便去观看，戏确实比一般戏班要好，特别是唱大轴的名叫许桂仙的旦角演员，扮相端丽，嗓音清越，十分动人。周慰堂一面看戏，一面在寻思：这位女伶好生面熟，但一时就是想不起是谁。为此，他每晚必去看戏，煞是迷恋。大概在这戏班到镇的第五天，那天周慰堂照例在店中忙碌，忽然一位特殊买客前来光顾，她就是戏班里的许桂仙。她想剪几段绸布做衣裳。周慰堂当然殷勤接待。那许桂仙一边挑拣绸布，一面定睛端详周慰堂，突然她高声叫起来：“你不是慰堂哥吗？”周慰堂猛的一愣，喃喃地问：“你是……”许桂仙抢着说：“我是婷婷呀！”周慰堂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许家小妹！”

许桂仙原是本城秀才许穆卿的堂妹，原名叫许婷婷，小名小妹。许家曾是周家近邻，周慰堂小时候常跟许桂仙一起玩耍。有一次玩“大做亲”的游戏，两人还分别装扮成新郎新娘呢！许婷婷幼年去安徽学艺，先学徽腔，后改学京戏，并取了许桂仙作为艺名。女大十八变，再加上改了名字，难怪周慰堂只觉得面熟，而想不起是谁了。两个童年的朋友重逢，分外亲热，有了这层关系，周慰堂看戏也就更勤了。平时还常到戏班里去玩，不仅看戏，回来后还学演学唱。慢慢地他跟戏班里其他人也混熟了，除了看戏，

还帮助戏班干些杂务。有一次春仙班上演《御果园》，许桂仙突然生病，不能上台，临场缺一个夫人，班主就来找周慰堂，请他临时顶个缺。周慰堂一是盛情难却，二是也想过过戏瘾，也就答应了。谁知上台演出，竟一鸣而惊四座。于是，周慰堂干脆辞了布店的伙计，“下海”入了戏班。不久，春仙班转到别的城镇演出，周慰堂也就跟着一块去了。他在戏班里当了二路旦，因为怕有辱祖族门楣，不敢用真名挂牌，取了一个艺名叫金琴仙，并且与许桂仙结了婚。

这件事，在周氏宗族中引起了很大的震惊。在封建社会，戏子是被看作与娼妓并列的贱民。而今这个仕宦书香门第的后代，居然自甘下贱，操此“贱业”，那还得了？于是族长召集会议，以“缺席审判”的形式，宣布把周慰堂和他的子孙后代永远逐出祠堂。可是，周慰堂并不屈服，他依然跟着春仙班，在江浙一带巡回演出，过着漂泊江湖的卖艺生涯。

春仙班到苏北淮阴演出时，许桂仙已经怀了孕，周慰堂在南门东虹桥头毗庐庵边租了一间小屋，这就是后来周信芳的出生之地。当周信芳出世时，虽然周慰堂已被族人公议逐出祠堂，但他还是按照族中的辈份排行给儿子取名信芳。这既表露了他对自己宗族的眷恋之情，也包含着他对族人对他不公平的判决的抗议。

辛亥革命以后，周氏族人中周仰山当了族长。周仰山也是那位江西道监察御史的后裔，按辈份看，与周慰堂是平辈。周仰山曾加入光复会，参与过反清起义，后来又兴

办实业。他思想开明，公开在周氏祠董事会上表态：“当戏子的也是人，现在既然光复了，五族共和，国民平等，应该准许慰堂重回祠堂。”但是，这一主张还是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大概又过了五年，才得到大家的同意。

周慰堂年岁日长，息影舞台，而周信芳却声名鹊起，依靠他的包银积攒了一些钱。在周信芳二十二岁那年，周慰堂带了周信芳回到故里，准备扫墓祭祖。谁知那些管理祠堂的同族通知慰堂，必须拿出三千块银元作为修缮之费，方能进入祠堂祭奠祖先，后来虽然价钱降到两千，但周慰堂咽不下这口气：“难道因为我们是唱戏的，就要罚这样一笔钱，才能承认我们是周家子孙？”他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他对儿子说：“等以后，我们自己出钱另外修造一座祠堂！”

一九二五年，周慰堂这一愿望实现了。当时，周信芳已趋而立之年，他在县城今鼎新路口购买一块废地，花了五千银元，建造了一座周氏祠堂“全恩堂”。这是一座三开间，抬梁式建筑，硬山式结构，堂后有楼房和左右厢房。并以周慰堂的名义立了重建全恩堂碑。全恩堂开祠仪式十分隆重、热闹，周慰堂、周信芳父子穿着长袍马褂，执香祭祖，还演了三天的戏。现在这座建筑尚存，祠堂里还保存着《重修全恩堂碑记》。

关于周信芳的身世，另外还有两种传说。传说之一，是周信芳的内弟，江南名丑刘斌昆先生向我们讲述的。周慰堂陪春仙班到淮阴演出，那时有位旗人将军在当地驻防。这位将军夫人的身边有四名以“春、夏、秋、冬”命名的丫

环。其中有个叫秋瑞的丫环，忽然得了天花，面部留下许多斑痕。将军夫人嫌秋瑞难看，就把她送进家庙——一所尼姑庵中去了。她的生活费用虽由将军府来负担，但毕竟为数很少，极为清苦。

一日，庵中的住持——当家老尼姑告诉秋瑞说：“最近镇上来了个春仙班，班里有许多光棍汉，你何不去帮他们缝缝洗洗，也好挣几个钱，补贴生活。”

从此，秋瑞天天到戏班的宿舍里去，收集脏衣服，洗好后就晾晒在庵前的院子里；碰上有破的衣服，就帮他们缝缝补补。日子一久，秋瑞跟戏班里的人混熟了，就有人为她作伐说媒，把她介绍给青衣周慰堂。

两个月后，周慰堂便跟秋瑞结了婚。老尼姑把庵中一间厢房给他俩当作新房。结婚后第二年，秋瑞生下个女孩。

有一天下午，秋瑞正在庵前晾晒衣服，正好将军府的少爷独自骑马路过此地。这位少爷在马上东张西望，观赏着大自然的美景，忽然瞥见庵前的那个女子十分面熟！他想了一会儿，终于想起她是谁来了。

“你不就是我们府里侍候老夫人的丫环秋瑞吗？”那少爷跳下马来，走到秋瑞的跟前问道。

“是，是我！”秋瑞定睛一看，见是少爷，连忙恭敬地说：“少爷，是您呀，快请里面坐吧！”

秋瑞把少爷带进庵中，闲聊了一会儿，还煮了一碗素面给他吃。那少爷倒也知趣，他见秋瑞的日子不好过，便送给她五十元银洋。

过了些时候，那少爷第二次到庵中玩耍。

正当少爷跟秋瑞闲聊时，有个小尼姑奉住持之命，进屋来告诉秋瑞，要她帮着办一件事。这位小尼姑正当豆蔻年华，长得清秀、俏丽，把少爷吸引住了。

从此以后，少爷就经常来庵中与小尼姑搭讪。在少爷的引诱下，小尼姑终于成了他的掌中之物，不久便怀了孕。小尼姑为此非常着急，只好将实情禀告住持，请她宽恕。住持听了，又气又急，觉得此事有碍庵院声誉，非同小可。她在严责了小尼姑后，苦心思索着怎样才能把这件事掩饰过去。

忽然，住持想到了秋瑞，觉得这件事只有她能帮得了忙，便把她请来密谈，要求她伪装第二次怀孕，等到小尼姑偷偷生下孩子后，假称是她所生。

秋瑞起初觉得为难，不敢应允。在住持再三央求下，她同意了。于是，秋瑞开始装成怀孕的样子，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真正怀了孕的小尼姑则深居庵中，足不出户。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小尼姑临盆了，生下个男孩，这就是周信芳。随后，住持便亲自抱着孩子，交给周慰堂夫妇抚养。

当时，春仙班有个叫王文祥的三花脸，他曾收下正在襁褓中的周信芳为干儿子，并为他取了个“宝儿”的乳名。

.....

一九八五年四月，上海举行周信芳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周信芳的几个子女都专程由国外归来。当有人将这